

文学报 新批评

文丛·第二卷·第2辑

歧路与正途

《文学报》编

新批评

批评家的“中产阶级化”与学术底线

被批评的故事和诉求

歧路与正途

文学批评，能否少走极端？



文学报

新批评

昆曲鼻祖家请涉嫌造假？

文学批评：大学硕博文章的秀场？

立场和姿态都不重要

电影《白鹿原》观感



文学报

新批评

《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想当然的平庸之作

结构性冲突导致了意图偏离

《白鹿原》：新世纪中国电影的一抹亮色

鲁迅研究的是是非非



文学报

新批评

理智对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请不要过度消费莫言

从电影《白鹿原》的流行阅读看文学批评的失范

《现代汉语词典》规范质疑

《音乐之光》涉嫌严重抄袭



文学报

新批评

中国喉腔忧患录

是“幻觉”还是“魔幻”

所谓鲁迅与朱自清的恩怨

沈从文的“伪治愈”

新批评：怎的都不像批评



文学报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文学报 新批评

文丛·第二卷·第2辑

歧路与正途

《文学报》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歧路与正途/《文学报》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4

(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第2卷)

ISBN 978-7-5458-1041-7

I. ①歧… II. ①文…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3434 号

愿
文学报

越办越好。

巴金



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
都读《文学报》

冰心



出版说明

《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刊于2011年6月2日。按照常规,在创刊号卷首应该有个《发刊词》,申明办刊宗旨和内容定位,一是便于作者赐稿,二是便于读者阅读识别。但本刊在首期推出时,却没有《发刊词》,似乎有点不合传统戏剧程式,开场锣鼓未敲,人物便甩着水袖登场了。这并非编辑部大意疏忽,其实,有关可以写在《发刊词》的内容,在它诞生前发布的《征稿启事》中已经反复声明了,那就是现已广为人知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其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

在《文学报·新批评》亮相前,已有很多权威媒体,对当下的文艺批评生态存在的痼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如何改善“沉沦”的批评生态,却很少有人践行之。因此,《新批评》之所以甫一出现,就引起文学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大概就因其将“呼吁”付诸行动,不仅高举批评的旗帜,连续不断地发出批评之声,而且隔周每期用八个版的容量集中刊登批评文字,内容涉及文学名家新作的文本分析以及文化现象、戏剧、影视等,颇有点“逆水行舟”味道。常有人问:《新批评》“新”在何处?或许,这也是其“新”之一吧。

古人云：“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说《新批评》“誉满天下”，实在有点“王婆卖瓜”了，但“谤亦随之”却是一个客观存在。应该说，这个“谤”包含着复杂的内容，既有善意的“误读”，也有不适应带来的恶意攻击，当然也有《新批评》成长过程中种种不足引发的“争议”。不管是赞誉，还是善意批评抑或攻击，《新批评》皆以宽容、包容的气度，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吸收营养，然后整整衣冠，继续出门上路。因为，我们清楚自己从哪里来，又该向何处去。只要不做“亏心事”，是用不着害怕半夜“鬼敲门”的。

《新批评》出版三年多来，编辑部同仁于去年岁首推出了第一卷丛书，完整呈现每一期的内容。之所以如此选择，是为了可以原貌展示《新批评》前行的脚印，正的斜的，美的丑的，都纤毫毕现，不加掩饰；再就是，便于有兴趣研究当代文艺批评史的人，查阅所有的文章。延续这个思路，今年我们推出了文丛第二卷。

《新批评》丛书将一卷一卷连续推出，祈请广大读者垂注并赐教。

《文学报·新批评》编辑部

于乙未岁首

歧路与正途

目 录

新批评 第三十一期

2012年9月13日

- 1 批评家的“中产阶级化”与学术底线
——读李美皆两篇近作有感 / 黄桂元
- 9 被撕碎的故事和诉求
——谈骆以军《西夏旅馆》叙事套路 / 郑周明
- 16 歧路与正途
——答《日本鲁迅研究的歧路》及其他 / 李冬木
- 20 文字三帖 / 孙香我
- 24 文学批评,能否少走极端? / 周慧虹
- 28 有感于唐小林获奖 / 郭平德
- 30 扶东倒西的改良叙事
——读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 / 王晴飞
- 37 纯美爱情是如何“制造”的
——谈小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影视改编 / 曾于里
- 44 怀旧的风险 / 王 琛

目 录

新批评 第三十二期

2012年9月27日

- 47 昆曲鼻祖家谱涉嫌造假? / 陈 益
- 55 文学批评: 大学硕/博文章的秀场? / 刘 火
- 60 立场和姿态都不重要 / 陈 冲
- 68 我不大能看懂她的论著 / 罗文华
- 71 “90后”写作欲替代“80后”? / 曾于里
- 76 《白鹿原》: 一片时代搭台, 情欲唱戏的土地 / 慕容天涯
- 82 《白鹿原》: 看不见白鹿的白鹿原 / 陈令孤
- 85 《白鹿原》: 如何整体把握原著精髓? / 里 昂

新批评 第三十三期

2012年10月18日

- 87 《我不是潘金莲》: 一部想当然的单薄之作 / 石华鹏

目 录

- 96 结构性冲突导致了意图偏离
——读刘震云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 / 白 草
- 99 喜欢《新批评》的理由 / 赵正晨
- 101 《白鹿原》：新世纪中国电影的一抹亮色 / 杨剑龙 孔小彬
- 107 鲁迅研究的是是非非 / 孙仁歌
- 113 散文是否可以虚构？
——对《置疑格致散文的诚挚性》一文的几点质疑 / 桑永海
- 119 硕博何辜，当此罪责？ / 赵 强
- 122 《白鹿原》：该做加法还是减法？ / 杨天东
- 126 陷入陈规套路的三国题材
——以《铜雀台》为例 / 孟 盛
- 新批评** 第三十四期
- 2012年11月01日
- 129 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 陈 辽

目 录

- 136 请不要过度消费莫言 / 叶祝弟
- 143 从电影《白鹿原》的宣传闹剧看文学伦理的失范 / 陈 冲
- 158 《现代汉语词典》规范质疑 / 江 枫
- 163 《音乐之光》涉嫌严重抄袭 / 项兆斌

新批评 第三十五期

2012年11月15日

- 176 中国秦腔忧思录(上) / 西 望
- 186 是“幻觉”还是“魔幻”?
——对莫言诺奖授奖词翻译的辨析 / 郑周明
- 193 再谈鲁迅送火腿的故事 / 陈福康
- 196 忧伤的“伪治愈”
——评安东尼的《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I、II / 曾于里
- 203 诚挚地面对诚挚
——也论散文的诚挚性兼与孙仁歌、桑永海先生
商榷之 / 杨永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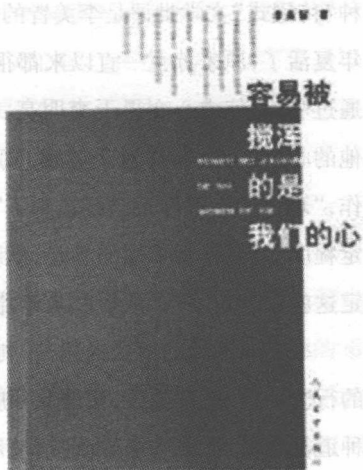
目 录

206 文章就要调皮 / 孙香我

208 新诗评论：怎的都不谈格律 / 王志清

214 《太极》：一场因拆迁引起的武侠纷争 / 陈令孤

218 《浮城谜事》：一把不锋利的社会手术刀 / 慕容天涯



批评家的“中产阶级化”与学术底线 ——读李美皆两篇近作有感

黄桂元

- 率真而细腻的情景描述，犀利而主观的越界议论，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的行文调韵，浑然而形成了李美皆言说中特有的一种道德激情、话语气场、批评语境和可读性。
- 以2008年为界，李美皆简直判若两人：2008年以前，她的批评风华正茂，满纸都是激情、才情和个性，而2008年以来，她的批评却迅速老成，满纸充盈的，换了世故和圆滑，由生机勃勃的个性批评而变为平庸乏味的时文品赏，李美皆的华丽转身何以如此突兀？

李美皆一度对作家苏童的童年经历饶有兴味。在《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一文中，她究根寻源，顺藤摸瓜，发现“苏童有一个令人心疼的童年”。她描述了发生在苏童童年时代的两件事，甚至没有省略掉其中的相关细节，那种绘声绘色的知情者般的口吻，很像是曾经亲临其境。这

种“传记式”文学批评是李美皆的长项。在她的笔下,苏童“不堪回首”的童年复活了,原来苏童一直以来都很“忧郁”,“沮丧”,“晦涩”,于是“他必须通过写作,使内心变得干爽明亮,否则那些阴霾和青苔将会一辈子生长在他的心里”,而“写作对于苏童,真的不知道有多合适”。谢天谢地,通过写作,“现世的幸福苏童已经达到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物质生活上升到一定程度,就要警惕幸福的满足,就要抵抗幸福脸孔下面的平庸”,李美皆断定这就是苏童写作“所以陷入停滞”的原因。

率真而细腻的情景描述,犀利而主观的越界议论,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的行文调韵,撒豆成兵,又彼此呼应,浑然而形成了李美皆言说中特有的一种道德激情、话语气场、批评语境和可读性。所谓作家的“中产阶级化”的说法,即使未必是李美皆首创,却是经她的强调和放大而引起批评界关注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李美皆童言无忌,唯我独尊,自说自话,看似云淡风轻,如诉家常,却能四两拨千斤,刀刀见骨。这种在学院派批评家看来似乎缺乏学理内涵的感性言说,其实最具杀伤力。那时候的她,并不属于刚刚出道,虽还算年轻却不属于“70后”,恰逢其时的斜刺杀来,巾帼不让须眉,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跻身于最活跃的前沿批评家群体,自然也是顺理成章。

只是李美皆忽略了一个事实,当年她对苏童那些有如解剖麻雀般的分析,同样适用于日后的自己。而低调的苏童一直沉默不语,却以非同寻常的气度与包容和持续而稳健的上佳写作状态,回应了批评家未必准确的逆耳质疑。比照李美皆对苏童写作的指路迷津,可以发现,这位新锐批评家也并非生来就是一只光洁美丽的“白天鹅”,写作对于她,同样属于“真的不知道有多合适”的那种人,一旦“达到了现世的幸福”,同样需要警惕,需要抵抗。也就可以理解了,李美皆何以自言,“对于思维精英和道德精英我都不感兴趣”。这很可能是所谓“中产阶级化”的一种意识常态。稳定的丰厚收入,舒适的生活质量,使得一部分人成了社会发展经济奇迹的受惠者和既得利益者,他们避虚务实,注重效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容易看轻那种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启蒙角色，其正义感和道德激情之淡薄，有时甚至不如生存窘迫的许多寻常百姓，即使关心国计民生，他们也主要是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参照点。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一点上，李美皆未必就比她曾经批评过的苏童，拥有更多值得骄傲的资本。七八年后的今天，李美皆如果重温自己的文章，不知该做何想？

最近读到朱斌先生《批评家的成熟与衰老》一文（《粤海风》2012年第一期），颇有触动。作者谈及，“翻看几位批评家近两年的文章，我的心情越来越复杂。一方面，他们迅速地成熟了。成熟的主要是他们入世的事业。……另一方面，我又悲哀地发现：这种迅速的成熟，也导致了他们迅速的衰老。衰老的主要是他们个性化的批评，翻来覆去炒自己的隔夜陈饭不说，往往还丧失了批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基本品格，越来越毫无原则地写颂词，唱赞歌，给人乱戴高帽子，因而迅速加入到了‘团结’、‘友爱’与‘互助互利’的小圈子活动之中”。接下来朱斌提到李美皆，“在此，我想特别谈谈李美皆。这位五六年前在《文学自由谈》上迅速蹿红的批评家，如今也宿命般地迅速衰老了。以2008年为界，李美皆简直判若两人：2008年以前，她的批评风华正茂，满纸都是激情、才情和个性，而2008年以来，她的批评却迅速老成，满纸充盈的，换了世故和圆滑，因而随处可见溢美之词……”朱斌的看法，一些文友其实早有共识。大家百思不解的是，由生机勃勃的个性批评而变为平庸乏味的时文品赏，李美皆的华丽转身何以如此突兀？一度，我却不愿确认，那不应该是真实的李美皆，那些深刻的阅读记忆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成为风华往事，随风散尽。大家稍安勿躁，假以时日，李美皆的批评风范一定不会让诸位失望。

我对批评家李美皆的信任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五六年前”，李美皆锐气十足，风头正劲。2004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以突出位置和显著篇幅，破例同时刊载了李美皆的《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和《余秋雨事件分析》，由此作者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发表了《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由

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王朔为什么不继续“看上去很美”?》、《萨特与波伏瓦：自由情侣的神话》、《从舒婷看诗歌的荣与耻》等文章，篇幅皆不少于七八千字，气势如虹，弹无虚发，所论对象几乎都是热门或偶像级文学人物，一时在圈内外传阅纷纷，气象可观。

于是李美皆的名字被许多人记住了。她揶揄余秋雨，“从当初一着臭棋开始，余秋雨便越来越被动，心态也每况愈下，他打官司无非就是想扳回来，结果输得更惨，心理倾斜也更加严重，终于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她哀叹苏童，“其实苏童丧失的不仅是悲悯，更是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那种勇气。这个苦难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苏童的贵族气，地道看来应该是中产阶级气味。中产阶级最大的特征便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自足性”；她讥讽王小波，“野猪并不代表文明的更高层次。所以，这只特立独行的猪的反抗的最终结果如果只是变为一只野猪的话，实在没有什么自豪的”。她嘲笑王朔，“王朔的创作得益于调侃，但后来‘调侃’失去限度，变成了无节制的贫嘴和打诨插科，王朔自己也承认‘把我自己都写恶心了’”……可谓如入无人之境。那些文章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赞同，却愿意分享作者说真话的快乐。那两年，周围朋友中不止一位自称其“粉丝”，说每次拿到新一期《文学自由谈》，先看看有没有李美皆的文章，必欲一睹为快。继之，一向令人“高不可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出手，联系刊物主编和作者，张罗着为之出书，在当今图书市场年代，为新冒出的年轻评论家出专集，此举实为罕见。那一幕幕鲜活情景犹在眼前，恍若隔世。

出版了文学评论集《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的李美皆，一路走来，彩旗飘飘，红尘滚滚，春风得意时也会直白相告，“我为什么喜欢胡兰成呢？就是因为他有真性情，有真性情才能避免‘无趣’，王小波所反对的就是‘无趣’”，不免令人讶异。如果不是自己道破天机，谁能想得到，那位曾让冷傲的张爱玲不再矜持而“低到尘埃里”的江南猎艳老手胡兰成，居然可以被几乎是“目空一切”的李美皆惺惺相惜，两者之间的“真性情”，果然会有什么

共同之处吗？

贝多芬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成为最高峰。”世俗的名声固然受用，也可尽兴消费，却并非全无代价。李美皆的代价很快就出现了，那是一种悄然无声的变化，几乎没有轨迹和过渡，直通通就完成了“陌生化”的转型，其神速可用立竿见影形容。朱斌称之为“迅速老成”，文内“随处可见溢美之词”，并非空穴来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亮曾提出“批评即选择”，已故前辈批评家周介人颇有同感，特致信呼应：“我相信，一个从不需要选择，任何作品拿来都能洋洋洒洒地加以评论的批评家，决不是严肃的、有眼光的批评家。”十几年后，《齐人物论》的作者庄周仍对此余兴不减，大加推崇：“我们愿意相信，他（吴亮）的评论不曾受人邀请，与请柬、机票、景点、纪念品等被别的评论家视为必备的要素无关。”时过境迁，重温这样的声音，不禁让人感慨。这使我想起，功成名就的李美皆后来在另一个场合再次谈到中产阶级，已经缺少了批评冲动，言语之间多的似乎是理解：“中国刚摆脱贫困没多久，以前穷怕了，又加上中庸的观念很顽固，这就使甫入中产阶层的人很容易小富即安，精神上眯过去了。人饱食之后特别容易犯困，这是常识。”既然是常识，既然仅仅是“饱食之后”的“犯困”，也就属于正常，不足为怪。这时候的李美皆，一定会为曾把苏童当做“中产阶级化”靶标的行为而觉得可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谁都理解。李美皆也确实今非昔比，读博，获奖，调京，批评行情一路上扬，成了中青年批评群体中的翘楚和各种研讨会的常客。功成名就的李美皆当然不会停笔，据说正在研读当代文坛历史，意欲向学术的纵深地带拓展，而有关当下文学的评论文字也时有兼顾，《责任和道义的火焰》、《担当时代有大音》、《以军人的诚挚与热爱》、《与世上的美好一同想起你》、《树立与人生一侧的诗歌》、《沿着想象的路径，去看一个人》、《满目青翠 遍野芳菲》、《马晓丽：激情与内敛》、《地老天荒的情怀》、《装在玉净瓶中的文字》、《风露与高寒》等等不一而